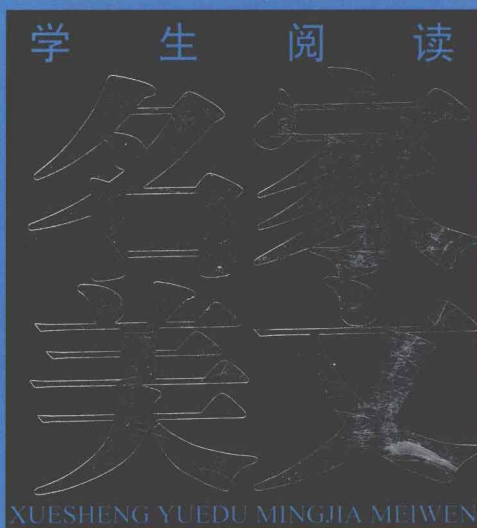


王蒙
毕淑敏
陈忠实
蒋子龙
张抗抗
梁晓声
叶兆言
石钟山
残雪
虹影
徐坤
林白
王小妮
苏叔阳
叶辛
叶文玲
肖复兴
曹乃谦
王蒙
毕淑敏
陈忠实
蒋子龙
张抗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王蒙
毕淑敏
陈忠实
蒋子龙
张抗抗
梁晓声
叶兆言
石钟山
残雪
虹影
徐坤
林白
王小妮
苏叔阳
叶辛
叶文玲
肖复兴
曹乃谦
王蒙
毕淑敏
陈忠实
蒋子龙
张抗抗

学 生 阅 读

名家美文

XUESHENG YUEDU MINGJIA MEI WEN

创作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生阅读名家美文·创作卷 / 王蒙等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387-2865-1

I. 学...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11659 号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张四季

责任编辑 焦 瑛

装帧设计 孙 丽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学生阅读名家美文·创作卷

王 蒙等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 185 千字 印张 / 9.5

版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4.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我和图书馆/王蒙
003 第一次投稿/陈忠实
009 被老师读作文的时候/毕淑敏
014 速成时代/蒋子龙
018 把生活变成艺术/残雪
025 处女作/张抗抗
034 秘密之花/林白
036 我与《中国作家》/徐坤
041 关于《木木》的回忆/梁晓声
043 文心当如丝/叶文玲
047 文学青年/叶兆言
055 顽童变成小书迷/叶辛
059 我的故事/毕淑敏
063 我的朋友是红狐/虹影
066 木匠致铁匠/王小妮
072 内心的故乡/林白

001

创

作

卷

CHUANGZUO JUAN

- 076 台湾版《温家窑风景》自序/曹乃谦
- 080 渴望激情/苏叔阳
- 082 炼蜜为丸/毕淑敏
- 085 读书与练笔/石钟山
- 087 我的文学之路/徐坤
——答《中学生》杂志
- 091 难忘的处女作/叶辛
- 096 我与散文/林白
- 098 写作的快乐/王蒙
- 101 借助巨人的肩膀/陈忠实
——翻译小说阅读记忆
- 117 背着药包上学堂/毕淑敏
- 122 企盼奇迹/残雪
- 125 探亲“大补”/张抗抗
- 132 我的“成名作”/徐坤
- 136 每一篇都从零开始/毕淑敏
- 138 酸甜苦辣说小说/叶文玲
- 144 文学少年/叶兆言
- 154 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你又还给了我/林白
- 157 我的选择/虹影
- 160 怀念手稿时代/徐坤

- 163 说说《佛的孤独》/曹乃谦
- 168 与寂寞相伴/毕淑敏
- 172 浅谈从小说到影视/石钟山
- 174 关于《厨房》/徐坤
- 178 走向文学/王蒙
- 184 最初的操练/陈忠实
- 190 写作是一种命运/毕淑敏
- 197 锤炼/残雪
- 200 我与文学/梁晓声
- 243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毕淑敏
- 246 囫囵吞枣/徐坤
- 249 我写的几个旧派人物/叶兆言
- 259 作家及其他/石钟山
- 261 小人书/徐坤
- 264 陷入与沉浸/陈忠实
- 《延河》创刊五十年感怀
- 275 我编的几本书/叶兆言
- 284 小说创作谈(一)/曹乃谦
- 290 小说创作谈(二)/曹乃谦
- 296 小说创作谈(三)/曹乃谦



我和图书馆

◆ 王 蒙

从小我就喜欢读书，与图书馆的感情是通过书建立起来的。

在我十岁前后，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小绒线胡同，旁边的太安侯胡同里有个民众教育馆，教育馆里的图书室很小，但对我却是个吸引力很大的地方。一有空，我就去那儿看书，一去就坐到闭馆时分。大概常去看书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个头儿最矮，而且又常是最后一个离馆吧，管理员对我非常熟悉。到了冬天，天黑得很早，炉火快灭时，呵口气便凝成了雾，手都冻僵了。管理员见我还在看，就总是和气地催促我说：“小孩儿，该回家啦！”

因为那个图书馆的图书不外借，所以有许多书我是坐在馆里读完的。最初吸引我的是一批武侠小说，《小五义》、《大宋八义》、《七剑十三侠》等。我还借阅过《少林十二式》、《八段锦》、《太极拳式图解》等讲练功的书，也照书练了一阵子，但收效甚微。渐渐的，冰心、沈从文、丁玲的书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越来越热爱文学了。

上初中了，我开始去北海旁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最

001

创

作

卷

CUANGZUO JUAN

初，因为我个子矮，不像中学生，进门常受到阻拦。初二时戴上了眼镜，显得“老成”了，就不再受阻了。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等书时的焦急，查卡片倒是很快，交上去后，就坐在规定的位子上等。有时要等四十分钟甚至更久，才有人将书从库中调出送来。如果等了半天，听见的回答却是：“这两本书已经外借了！”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就靠在这宫殿式的图书馆里借书读，我读了鲁迅的一批杂文，读了巴金、许地山、朱自清、刘大白以及胡适的一些作品，读完了《士敏土》、《铁流》和一批世界文学名著。在北图借阅的这段读书生活，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当时连自己也未曾想到。

惭愧的是，工作以后我不再是图书馆的常客了。当然，我还常常从作协、文化部的资料室直到北京图书馆外借书籍。1987年我在文化部任职的时候，主持了北京图书馆新址的施工验收与开馆事务，这使我十分高兴。

能不能在图书馆把屁股坐稳，是一个人治学做文的心态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志。忙于蝇营狗苟、陷于是是非非、乐于咋咋呼呼、迷于拉拉打打的人是坐不住的，他们的屁股眼里老是像插着草。这是很值得同情和怜惜的。但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看到别人在图书馆用功居然会生气，他们总是要无事生非，横生枝节，不把旁人也搅得读不成书他们就不肯罢休。对这些图书馆的克星，该怎么办才好呢？



第一次投稿

◆ 陈忠实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里，往往是被看做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所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做到中学，我是越做越烦了，越做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一天”了。新来的车老

003

创
作
卷

CHUANGZUO JUAN

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到了作文的兴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彰，更没有被当做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正朝我走来了。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宣读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给我的作文没有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作文的要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子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

“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

他冷峻地瞅着我。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的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抽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那一绺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唯一不可或缺的是头下枕着的这一卷被子，晚上，我是铺一半再盖一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还要

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名曰《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里的底火又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揭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下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号，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5+”的高分，为什么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证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一扬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

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了。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的门，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说的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的小说的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我也给我的人物用上外号了。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了。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你知道

吗?《延河》杂志?我看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过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扎稿纸,心里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我感到愧悔,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左手,为了我的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后,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哽塞了棉花似的。自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来,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我窘急中又涌出眼泪来……

我上到初三时,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说早调回甘肃了。当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应该寄一份报纸去,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我在开着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厚厚的陇东口音……



被老师读作文的时候

◆ 毕淑敏

我小的时候，作文很好。主要是我爱写得与众不同。比如说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叫“一次谈话”。一般的同学写的都是自己做了一件错事，被爸爸妈妈或是其他的长辈批评了一顿，于是铭记在心等等。也有写同学之间闹了点小误会，一谈心就和解了的。这两种写法我都想到了，可我想写一次更奇妙的谈话。想啊想啊，我就设想通过电话同一位非洲的黑人小朋友谈话，谈他们的苦日子和我们的幸福生活。其实这个想法有很不合理的成分在内，一个当奴隶的黑孩子怎么会有电话呢？但当时是小学生的我，可想不到这么多，只顾按照自己的想象写下去。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对我这些有漏洞也有一点新意的小作文，给了很好的评语。王老师不止一次给我的作文批过“5+”的分数，还经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

被老师读作文的时候，心情像一颗怪味豆。最初当然是甜的了，哪个学生不愿意受到老师的夸奖？可慢慢的，咸味和涩味就涌上心头。

首先是我觉得自己写得很不好，应该写得更好一

009

创
作
卷

CHUANGZUO JUAN

些。特别是老师那些表扬的话，仿佛椅子上堆满了图钉，叫人不敢坐踏实。

最主要的是下课以后，同学们的神气怪怪的。“哦——哦——老师又用时传祥掏粪的勺子割（夸）毕淑敏啦！”那时候我们刚学过一篇掏粪工人的课文，在北方话里，割与夸同音。全班同学好像结成了孤立我的统一战线，跳皮筋，两边都不要我。要知道平日里，因为我个子高，跳得又好，大伙都抢着跟我一拨呢！我和谁说话，她会装作没听见扭身走开，然后故意跟别的人大声说笑，一块儿边说边看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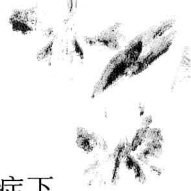
在我幼小的心里，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孤独，什么叫被嫉妒。

这样的日子一般持续两三天，就会过去。一来是孩子们毕竟小，容易健忘。一来我那时是大队长，人缘挺好，大伙有事都爱找我。

作文每两周讲评一次，我便要经受一次精神的炼狱。

怎么办呢？

我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从此不要把作文写得那样好。我开始挺随意地写作文，随大流，平平淡淡。果然，王老师不再念我的范文，同学们也和我相亲相爱。正在我很得意的时候，王老师找我了，“你的作文退步了，是不是骄傲了？”我执犟地保持沉默，不是不愿意告诉老师原因，而是不知道怎么说。假如我说了，老师会在班上把同学们数落一顿，（她会有的，她的脾气很急躁。）那我的处境就更糟了。



我讨厌打小报告、告密的人。

王老师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半天。虽说不是对症下药，我还是受到了教育。我想不能这样下去，我不应该用学习赌气。

于是我又开始认认真真地写作文，争取每一篇都写得不同凡响。王老师是满意了，可同学们敌视的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就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了吗？

我小小的脑筋动了又动，我发现同学们并不是讨厌我的作文。老师念它们的时候，大伙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发出会意的笑声。同学们只是不喜欢老师反反复复只提一个名字：毕淑敏。

在我年长以后，我知道在心理学上，这种情况叫做“压抑”。同学们为了宣泄自身的情绪，把不满的火焰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当时自然是懂不懂这些的。我只觉得自己按老师的要求好好学习，并没有得罪谁，为什么大家伙要和我过不去？

又要写好作文，又要和大家处好关系，小小的我好累。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我走进教师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炉火烧得很旺，炉台上方有飘飘袅袅的热空气在流动，使王老师的身影像在一幅水帘子后面。

心里的话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下午又有作文课，不说不行了。